



册府元龟

卷之百九十四
至六



13
849
67



門 4 3
號 849
卷 67



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閏位部

崇儒 崇釋老

崇儒

昔魯哀公聞仲尼之對終身不敢戲儒言加信行加
義故以區區小國與周升降蓋能重聖人之教而保
世延祚者也彼孫劉而下咸裂壤分王歷世繇久非

冊府元龜 閏位部 卷之一百九十四

獨山川之阻甲兵之利誠亦典刑不忘風教可尚也
至若崇建學館紹封聖緒增嚴祀奠申禁丘隴以至
詩延國胄優其課試精選鴻儒職茲講授其或親臨
闕聽推之宴賜皆所以敦尚素業潤色政典考之遺
籍斯可舉矣

蜀先主初定成都于時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
典籍沙汰衆學以許慈胡潜竝爲博士與孟光求敏
等典掌舊文

吳大帝權黃龍二年正月詔立都講祭酒以教諸子
景帝休永安元年十二月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爲先

所以道世治性爲時養器也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
吏民可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
淳則傷化敗俗其按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
選加其寵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
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等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
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以隆風俗
宋高祖初鎮京口與鎮南將軍藏燾書曰頃學尚廢
弛後進頽業衡門之內清風輟響良繇戎車屢警禮
樂中息淫夫恣志情與事染豈可不敷崇墳籍敦厲
風尚此境人士子姪如林明發搜訪想聞令軌然荆

玉含寶要俟開瑩幽蘭懷馨事資扇發獨習寡悟義
著周典今京師不遠而赴業無聞非唯志學者鮮或
是勸誘未至耶想復弘之

永初三年正月詔曰古之建國教學爲先弘風訓世
莫尚於此發蒙啓滯咸必繇之故爰自盛王迄於近
代莫不敦崇學藝脩建庠序自昔多故戎馬在郊旂
旗卷舒日不暇給遂令學較荒廢講誦蔑聞軍旅日
陳俎豆藏器訓誘之風將墮于地後生大懼於牆面
故老竊歎於子衿此國風所以永思小雅所以懷古
今王畧遠屆華域載清仰風之士日月以冀便宜博

延胄子陶獎童蒙選備儒官弘振國學主者考詳舊
典以時施行

文帝元嘉十五年徵雷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
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茅盾之穎川庾蔚之並
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學未立帝留心藝術使丹陽
何尚之立玄素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
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各聚門徒多就業者
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言政化稱元嘉焉又車駕數
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

十九年正月詔曰夫所固者本聖哲之遠教本立化

成教學之爲貴故昭以三德崇以四術用能納諸義
方致之軌度盛王聖世咸必繇之永初受命憲章弘
遠將陶均庶品混一殊風有詔典司大啓庠序而頻
邁屯夷未及脩建永瞻前猷思敷鴻烈今方隅乂寧
戎夏慕嚮廣訓胄子實維時務便可式遵成規闡揚
景業

十二月丙申詔曰胄子始集學業方興自微言泯絕
逝將千祀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聖之後可速議繼
襲於先廟地特爲營造依舊給祠直令四時饗祀闕
里往經寇亂黷較殘毀并下魯郡脩學舍採召生徒

昔之賢哲及一介之善猶或衛其丘壝禁其芻牧况
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墳塋荒蕪荆刺弗剪可
蠲墓側數戶以掌灑掃魯郡上民孔景等五戶居近
孔子墓側蠲其課役供給灑掃并種松栢六百株
二十三年九月車駕幸國子學策試諸生答問凡五
十九人十月詔曰庠序興立累載胄子肄業有成近
觀策試觀濟濟之美緬想洙泗永懷在昔諸生答問
多可採覽教授之官竝宜沾賚賜帛各有差

孝武帝孝建元年十月詔曰仲尼體天降德維周興
漢經緯三極冠冕百王爰自前代咸加褒述典司失

人用闕宗祀先朝遠存遺範有詔繕立世故妨道事未克就國難頰深忠勇奮厲實馮聖義大教所敦永惟兼懷無忘待旦可開建廟制同諸侯之禮詳擇爽壇厚給祭秩

大明五年八月詔曰自靈命初基聖圖重遠藻正樂職感神明之應崇殖禮囿奮至德之光聲寔同和文以均節化調其俗物惟其情故臨經釋奠煥乎炳發道喪世屯學落年永獄訟微衰息之術百姓忘退素之方今息警夷嶂恬波河渚棧山航海嚮風慕義化民成俗茲焉時矣來歲可修葺庠序旌延國胄是歲

豫章王子尚領會稽太守帝使子尚上表立左學召生徒置儒林祭酒一人學生卽敬位比州治中文學祭酒一人比西曹勸學從事二人比祭酒從事

明帝好讀書愛文義才學之士多蒙引進叅侍文集應對左右於華林園講周易嘗自臨聽

泰始六年九月立總明觀徵學士以克之置東觀祭酒訪舉名一人學士二十人分爲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言五部陰陽者遂無其人

南齊太祖建元四年正月詔曰夫膠庠之典彞倫攸先所以招振才端啓發性緒弘字坻庶納之軌儀是

故五禮之迹可傳六樂之容不泯朕自膺曆受圖志
闡經訓且有司群僚奏議咸集蓋以戎車時警文教
未宣思樂泮宮永言多既今闕燧無虞時和歲稔遠
邇同風華夷慕義便可式遵前准脩建學教精選儒
官廣延國胄時立國學置學生百五十人其有位樂
入者五十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還
取王公以下至三將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領護
諸府司馬諮議經除勃者諸州別駕治中等見居官
及罷散者子孫悉取
家去都三千里為限

武帝永明三年正月詔曰宣尼誕敷文德峻極自天
發揮七代陶鈞萬品英風獨舉素王誰匹功隱於當
年道深於日月感麟厭世緬邈千祀川竭谷虛丘夷

淵塞非但洙泗湮淪至乃響嘗乏之主前王敬仰崇脩
寢廟歲月亟流鞠為茂草今學教興立實稟洪規撫
事懷人彌增欽屬可改築宗祊務在爽塏量給祭秩
禮同諸侯奉聖之爵以時紹繼四年三月國子學講
孝經車駕幸學賜祭酒博士助教綰各有差
七年正月詔春秋國語云生民之有學教猶樹木之
有枝葉果行育德咸必繇茲在昔開運光宅華夏方
弘典謨克隆教義命彼有司崇建庠塾甫就經始乃
懼屯故仰瞻徽猷歲月彌遠今遐遠一體車軌同文
宜高選學官廣延胄子

明帝建武四年正月詔曰嘉肴停俎定芳旨於必甘
良玉在攻表珪璋於既就是以陶鈞萬品務本爲先
經緯九區學敦爲大往因時康崇建庠序龜虞薦有
權從省廢謳訟寂寥倏移年稔永言古昔無忘旰昃
今華夏乂安要荒慕嚮締脩東序寔允適時便可式
依舊章廣延國胄弘敷景業光被後昆

永泰元年三月詔曰仲尼明聖在躬允光上哲弘厥
雅道大訓生民師範百王軌儀千載立人斯仰忠孝
攸出玄功潛被至德彌聞雖春秋遐曠而祧薦靡闕
時祭舊品秩比諸侯頃歲以來祀典陵替俎豆寂寥

牲奠莫舉豈所以克昭盛烈永隆風教者哉可式循
舊典詳覆祭秩使牢餼備禮飲饗兼申

梁高祖天監四年六月立孔子廟又詔曰二漢登賢
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行立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
風節罔樹戒此之繇朕日昃罷朝思聞俊異收士得
人實惟酬獎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納
後進乃以平原明山賓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
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稟其射
策通明者卽除爲吏十數年間懷經負笈者雲會京
師又選遣學生如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遜分

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初喬退居東山帝以右光祿大夫徵之不就乃詔之曰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閭閻縉紳尠聞好事吾每思弘獎其風興言爲嘆本欲屈卿覲出開導後生既屬廢業此懷未遂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席湏候來秋所望賁然申其宿抱耳卿門徒中經明行脩厥數有幾且欲瞻彼堂堂寘此周行便可具名以聞副其勞望又曰比議學者殊爲寡少良繇無復聚徒故明經斯廢每一念之慨然卿居儒宗加以德素當勅後進有意向者就卿受業想深思誨誘使斯文載興於是遣喬子郎孔壽

等六人於東山受學

七年正月詔曰建國君民立教爲首不學將落嘉植靡繇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雖耕耘雅業傍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所以鎔範貴遊納諸軌度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啓庠教博延胄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徽言載表又云是年詔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學受業武帝屈輿駕奠於先師先聖中之以謙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此九年三月車駕幸國子學臨講賜祭酒已下帛各有差

十二月再幸國子學策試胄子

大同七年十二月於宮城西立士林館領軍朱异太府卿賀琛舍人孔子祛等遞相講述皇太子宣城王亦於東宮宣猷堂及揚州解開講於是四方郡國趨學向風雲集於京師

元帝初爲荊州刺史起州學宣尼廟嘗置儒林叅軍一人勸學從事二人生三十人加稟餼帝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爲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

敬帝太平二年正月詔曰夫子降靈體詰經仁締義允光素業載闡玄功仰之者彌高誨之者不倦立忠

立孝德被蒸民制禮作樂道冠群后雖大山彌峻一老不遺而泗水餘波千載猶在自國圖有阻祧薦不脩奉聖之門嗣續殲滅敬神之寢簠簋寂寥永言聲烈寔兼欽愴可搜舉魯國之族以爲奉聖侯弁繕廟堂備祀典四時薦秩一皆遵守

陳廢帝光大元年十二月以兼從事中郎孔英爲奉聖亭侯奉孔子祀

後主至德二年十一月詔曰宣尼誕膺上哲躋資至聖祖述憲章之典竝天地而合德樂正雅頌之奧與日月而偕明垂後昆之訓範開生民之耳目而梁季

湮微靈寢忘處鞠爲茂草三十餘年敬仰如在永惟
愴息今雅道雍熙繇庚得所斷琴故履零落不追闕
筭開書無因脩復可詳之禮典改築舊廟葺房桂棟
咸使維新芳馨潔滌以時饗奠

十二月辛丑釋奠於先師禮畢設金石之樂會宴王
公卿士

東魏孝靜帝武定四年八月移維揚漢魏石經于鄴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六月詔封崇聖侯邑一百戶
以奉孔子之祀并下魯郡以時脩治廟宇務盡褒崇
之至

八月詔郡國脩立黌序廣延髦雋敦述儒風其國子
學生亦仰依舊銓補服膺師說研習禮經往者文襄
皇帝所運蔡邕石經五十二板卽宜移置學館依次
脩立

孝昭帝皇建元年八月詔國子寺可備立官屬依舊
置生講習經典歲時考試其文襄帝所運石經宜卽
施立於學館外州太學亦仰典司勤加督課
梁太祖開平元年十月山南東道節度楊師厚進納
趙凝東第書籍先是收復襄漢帝閱其圖書至是命
師厚進焉

三年十二月國子監奏創造文宣王廟仍請率在朝及天下見任官僚俸錢每貫每月尅一十五文充土木之直允之是歲以所率官僚俸錢脩文宣王廟

崇釋老

司馬遷之序六家談大道之要其論詳矣自竺乾之典流于中夏迷苦空之旨顯悲濟之用奉其教者又豈勝道哉江表之世崇尚斯篤乃至增建淨刹講求梵譯度桑門之衆申血食之業營齋造像極其信向而玄元之訓亦資演暢東魏北齊暨于朱氏何莫繇斯也已其或冥符玄感神期膈合盼蠶之應非可度思若乃殖衆德之本以濟於仁恕洞無爲之妙以臻于清淨斯固有助於治者也

吳大帝赤烏十年胡人康僧會入境置經行所朝夕禮念有司以聞帝曰昔漢明感夢金人使往西方求之得摩騰空竺法蘭來中國立經行教今無乃是遺類乎因引見僧會具言佛教滅度已久唯有舍利可以求請遂於大內立壇結靜三七日得之帝崇佛道以是江東初有佛法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摹之奏曰佛化被于中國已歷四代而自頃以來更以奢競爲重請自今

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列言須許報然後就功詔可又沙汰沙門罷道者數百人

孝武帝孝建元年率群臣於中興寺八闕齋中食會侍中袁愨即袁粲舊名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尚書

令何尚之奉法素謹密以白帝帝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竝免官

大明二年有曇標道人與羗人高闢謀反帝因是下詔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於是設諸條禁自非戒行精苦竝使還俗而諸寺尼出入宮掖交

關妃后此制竟不能行

明帝以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帝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分立為兩刹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通直散騎侍郎虞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愨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為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以舊恩俄復召入帝頗好玄理以周顒有辭義引入殿內親近宿直帝所為慘毒之事顒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為之小止

南齊武帝時王奐爲將軍欲請車駕幸府帝晚信佛法御膳不宰牲使王晏謂奐曰吾前去年爲斷殺事不復幸詣大臣已判無容歛爾也

梁高祖天監十六年四月初去宗廟牲詔曰夫神無嘗饗饗于克誠所以西鄰禴祭寔受其福宗廟祭祀猶存牲牢無益至誠有累冥道自今四時烝嘗外可量代八座議以脯代一元大武八座又奏既停宰殺無復省牲之事請立省饌儀其衆官陪列竝同省牲帝從之

十月詔曰今雖無復牲腥猶有脯脩之類卽之幽明義爲未盡可更詳定悉薦時蔬左丞司馬鈞等奏議大餅代大脯餘悉用蔬菜帝從之又舍人朱異議二廟祀相承止有一餅羹蓋祭祀之禮應有兩羹相承止於一餅卽禮爲乖請加熬油葷羹一餅帝從之於是起至敬殿景陽臺立七廟座月中再設清淨饌自是訖於臺城諸廟遂不血食

中大通元年九月癸巳輿駕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披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省爲房素牀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甲午升講堂法座爲四部大衆開涅槃經題

十月巳酉設四部無遮大會僧道五萬餘人會畢帝御金輅還宮

二年四月幸同泰寺設平等會

三年冬十月巳酉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為四部眾說大涅槃經義迄于乙卯

十一月乙未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為四部眾說摩訶般若波羅密經義迄于十二月辛丑

五年二月癸未幸同泰寺設四部大會升法座發金字般若經題迄于巳丑

大同元年三月丙寅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

四月幸同泰寺鑄十方銀像并設無碍會

二年三月戊寅幸同泰寺設平等法會

九月辛亥幸同泰寺設四部無碍法會

十月壬午幸同泰寺設無碍大會

三年五月癸未幸同泰寺鑄十方金像設無碍大會

八月辛卯輿駕幸阿育王寺大赦天下

四年五月癸亥詔以東治徒李裔之降如來真形舍利大赦天下

五年扶南國王遣使貢獻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

二尺詔遣沙門釋雲寶隨使往迎之
先是三年八月高祖改造阿育

王寺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瓜髮髮青緝色衆僧以
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蠡形按僧伽經云
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時經云我昔在宮沐
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故能右旋還成蠡文則與
高祖所得同也阿育王卽鐵輪王王闍浮提一天下
佛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卽其
一也吳時有尼居其地爲小精舍孫綝尋毀除之塔
亦同泯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晉中宗初
渡江更脩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師程造
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脩立至孝武太元
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西河離石縣有胡人劉
薩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七日
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錄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
重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
盡第得活可作沙門雜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
王塔可往禮拜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墮高崑
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惠遠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
知塔處乃登越城四望見長千里有異氣色因就禮
拜果是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繇是定知必有舍利乃
集衆就掘入一丈得三石碑並長六尺中有一碑有

鉄函函中又有銀函函中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瓜
各一枝髮長數尺卽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
造一層塔十六年又使沙門僧尚伽爲三層卽高祖
所開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龍骨及昔人所捨金銀環
釧釵鐻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方至石碑碑下有
石函函內有鉄壺以盛銀珥珥內有金錢壘盛三舍
利如粟粒大圓正光絜函內又有琉璃碗碗內得四
舍利及髮瓜瓜有四肢並爲沉香色至其月二十七
日高祖到寺禮拜設無遮大會大赦天下是日以金
鉢盛水泛舍利其晁小者隱鉢不出高祖禮數十拜
舍利乃於鉢內放光旋廻久之乃當鉢中止高祖問
大僧正惠令曰見不可思議事不惠令答曰法身掌
住湛然不動高祖曰弟子欲請一舍利歸臺供養至
九月五日又於寺設無遮大會遣皇太子王侯朝貴
等奉迎是日風景明和京師傾矚觀者百數十萬人
所設金銀供具等物並留寺供養并施錢一十萬爲
寺基業至四年九月十五日高祖又至寺設無遮大
會暨二舍利塔各以金壘次玉壘重盛舍利及瓜髮
內七寶塔中又以石函盛寶塔分下兩塔下及王侯
妃主百姓富室所捨金銀釧等珍寶充積十一年十

一月二日寺僧又請高祖於寺發般若經題尔夕二塔俱放光明勃鎮東將軍邵陵王綸製寺大功德碑文先是二年改造會稽鄭縣塔開舊塔出舍利遣光宅寺釋敬脫等四僧及舍人孫賑暨迎還臺高祖禮拜竟即送還縣入新塔下此縣塔亦是劉薩何所得也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不知何物令人於光處情視之得金像未有光跌悝乃下車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悝乃令馭人任牛所之牛竟牽車至寺悝因留像至寺付寺僧每至中夜嘗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之響經一歲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有銅花跌浮出水上係世取送縣縣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會舍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沒水於底得佛光艷交州押送臺以施像又合焉自咸和中得像至咸安歷二十餘年光跌始具初高悝得像後有西域胡僧五人來詣悝曰昔於天竺得阿育王造像來至鄴下值胡亂埋像於河邊今尋覓失所在五人當其夜俱夢見像已出江東為悝所得乃送此五僧至寺惠遂欲模寫像形寺主僧尚慮虧損金色謂惠遂曰若能令像放光迴身西向乃可相許惠遂便懇

拜請其夜像即轉座放光迴身西向且便許模之邊跌光有外國書莫有識者後有三藏師永跋摩識之云是育王為第四女所造也及大同中出舊塔舍利勅市寺側數百家以廣寺域造諸堂殿并瑞像周迴閣等窮於輪奐焉其圖諸經變並吳人張僧繇運手繇丹青之工一時冠冕

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法駕出同泰寺省講金字三會經

夏四月丙戌於同泰寺解講設會

太清元年三月庚子帝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帝并

光嚴殿講堂坐師子座講金字三會經帝素歸心釋

教每發誓願寧云若有眾生應受諸苦悉諱身代當

帝尤長釋典製涅槃大品淨名惠會諸義記復數百卷聽覽餘閑即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願學

四部聽衆
掌萬餘人

元帝承聖三年九月辛卯於龍光殿述老子義尚書
左僕射王褒為執經

後梁宣帝嘗好學善屬文猶長於佛義著內典華嚴
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三十六卷遂行於世初嘗以
岳陽王鎮荊州甄玄成為嘗中記室參軍掌書記頗
參政事後以江陵甲兵殷盛遂懷二心密與元帝具
申誠款或有得其書者送之於嘗嘗深信佛法嘗願
不殺誦法華經人云玄成素誦法華遂以此獲免嘗
復見之嘗曰甄公得法華經力

陳高祖永定元年十月詔出佛牙於杜姥
設無遮大會高祖親出闕前禮拜初齊故僧統法獻
於烏纏國得佛牙嘗在定林上寺梁天監末為攝山
慶雲寺沙門惠興所得惠興將終以屬弟惠志及承
聖末惠志密送于帝至是乃出

二年十月輿駕幸莊嚴寺發金光明經題

十二月甲子輿駕幸莊嚴寺設無遮大會捨乘輿法
物群臣備法駕奉迎即日還宮

文帝天嘉四年四月設無遮大會於太極前殿
後主太建十四年九月丙午設無遮大會

東魏孝靜帝時杜弼爲通直散騎嘗侍從高歡于晉陽歡命弼奉使詣闕帝見之於九龍殿曰朕始讀莊子便值奏名定是體道得真玄同齊物聞卿釋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爲一爲二弼對曰佛性法性止是一理詔又問曰佛性旣非法性何得爲一對曰性無不在故不說二詔又問曰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愜寬愜旣別非二而何弼又對曰在寬成寬在愜成愜若論性體非寬非愜詔又問曰旣言成寬成愜何得非寬非愜若定是愜亦不能成寬對曰以非寬愜故能成寬愜所成雖異能成嘗一帝悅稱善乃引

入經書庫賜地持經一部帛一百匹後四月八日帝集名僧於顯揚殿講說佛理弼與吏部尚書楊愔中書令邢邵秘書監魏收等並侍法筵弼升師子座當衆敷演詔玄都僧達及僧道順並緇林之英問難鋒至往復數十番莫有能屈帝曰此賢若生孔門則何如之

興和二年春詔以鄴城舊宮爲天下平寺世宗以來至武定末沙門知名者有惠猛惠辨惠深僧暹道銀僧獻道晞僧深惠光惠顓法宮道長並見重於當世自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有四

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後天下多虞工役猶甚於是所在編民相與人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興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畧而計之僧尼大衆二百餘萬矣其寺三萬有餘北齊文宣帝天保九年起大莊嚴寺

武成帝河清二年五月詔以城南雙堂之苑建造大總持寺

八月詔以三臺宮爲大興聖寺

後主天統二年太上皇帝詔以三臺施興聖寺以赦降囚徒

五年正月詔以金鳳等三臺未入寺者施大興聖寺
四月詔以并州尚書省爲大基聖寺晉祠爲大崇皇寺

梁太祖開平元年五月廢雍州太清宮改西都太微宮亳州太清宮皆爲觀諸州紫極宮皆爲老君廟又泉州寺僧智宣自西域廻進辟支佛骨及梵甲經律此僧自壯歲西遊及還已耄矣旣遇新朝又傳佛教亦聖德之所感契

六月改耀州報恩禪院爲興國寺

九月浙西奏道門威儀鄭章道士夏隱言焚脩精志

妙達希夷推諸輩流實有道業鄭章宜賜號貞一大師仍名玄章隱言賜紫衣

二年六月邕州奏鎮鄒山僧法通道璘有道行各賜紫衣

八月兩浙錢鏐奏改管內紫極宮爲真聖觀

三年福建節度使王審知奏捨錢造寺一所請賜寺額勅名大梁萬歲之寺仍許度僧四十九人

四年正月賜湖南開元寺禪長老可復號惠光大師仍賜紫衣

五年二月泌州置善護寺

乾化元年六月詔脩天宮佛寺又湖南奏潭州僧

思桂州僧歸真竝乞賜紫衣可之

二年夏文武官竝詣佛寺爲皇帝設齋命閣門使李元持香合賜之又中書奏爲皇帝於長壽寺啓消災道場

末帝龍德初祠部員外郎李樞上言請禁天下私度僧尼及不許妄求師號紫衣如願出家受戒者皆須赴闕比試藝術施行願歸俗者一聽自便詔曰兩都左右街賜紫衣及師號僧委功德使具名奏聞今後有闕方得奏薦仍須道行精至夏膺高深方得補填

每遇明聖節兩街各許官壇度七人諸道如要度僧
亦仰就京官壇仍令祠部給牒今後只兩街置僧錄
諸道僧正並廢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閩位部 一十四

惠民 愛仁 恤征役

惠民

書稱先王之德曰保惠於庶民又曰子惠困窮又曰
惠鮮鰥寡蓋恤艱周急資無賑乏歷代之令典也漢
道既衰方國列峙咸能撫養萌庶救其窮絕發倉廩

之積弛山澤之禁給糧種以資其用廢林苑以還其
主用能消弭災沴保集流徙使下無菜色而安於土
著者由茲道也然而秦號富強蜀稱天府施惠濟衆
史無其傳故今之詮次始於江左終於朱氏云

吳大帝赤烏三年十一月民饑詔開倉廩以賑貧窮
十三年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摧鴻水溢
詔原逋債給貸種食

宋高祖永初三年三月秦雍流戶悉南入梁州送紵
絹萬疋荆雍州運米委州刺史隨宜給賦

文帝元嘉五年正月京邑大火遣使巡慰賑賜

六月以京師大水遣使簡行賑贍

十二年六月丹陽淮南吳興義興大水京邑乘船以
徐豫南兗三郡會稽宣城二郡米穀百萬斛賜五郡
遭水民

十八年五月汴水汎濫六月戊申遣使巡行賑贍

十九年閏五月京邑雨水遣使巡行賑贍

二十年諸州郡水旱傷稼民大飢遣使開倉賑卹給
賜糧種

二十一年正月大赦詔諸逋債在十九年以前一切
原除去歲失收者疇量申減尤弊之處遣使就郡縣

隨宜賑恤凡欲附農而糧種匱乏者竝加給貸
六月連雨水丁亥詔曰霪雨彌月水淹爲患百姓積
儉致茲之匱二縣官長及營置部司各隨統簡實給
其柴米必使周悉

二十五年正月詔曰比冰雪經旬薪粒踊貴貧弊之
室多有窘罄可簡行京邑二縣及營署賜以柴米
二十九年正月詔曰經寇六州居業未立仍值災澇
飢困薦臻可速符諸鎮優量救卹今農事行興務盡
地利若滇田種宜隨給之

六月以京邑雨水詔部司巡幸賜樵米給船

三十年正月青徐州饑二月壬子遣運部賑卹

孝武孝建二年八月癸酉以三吳民饑詔所在賑貸
丙子詔曰諸苑禁制綿遠有妨肄業可詳所開施假
與貧民

大明元年正月京邑雨水辛未遣使簡行賜以樵米
五月吳興義興大水民饑乙卯遣使開倉賑恤

二年正月詔曰去歲東土多經水災春務已及宜加
優課糧種所須以時貸給

二月詔曰政道未著俗弊尚深豪侈兼併貧弱困窘
存闕衣裳沒無歛構朕甚傷之其明勅守宰勤加存

恤賻贈之科速為條品

八月襄陽大水遣使巡行賑贍

四年八月雍州水甲寅遣使運部賑恤

五年七月詔曰雨水猥降街衢泛溢可遣使巡行窮

弊之家賜以薪粟

七年八月以歲不稔詔尤弊之家開倉賜給

九月詔曰近炎精亢序苗稼多傷今三麥未晚其澤

頻降可下東境郡其勤懇殖尤弊之家量貸麥種

十月南巡豫州詔曰雖秋澤頻降崇夏旱嬰弊可即

開倉竝加賑賜

八年二月詔曰去歲東境偏旱田畝失收使命來者

多至乏絕或下窮流冗頓伏街巷朕甚憫之可出倉

米付建康秣陵二縣隨宜贍恤若濟拯不時以至捐

棄者嚴加糾劾

崩廢帝大明八年閏五月卽位八月以京師雨水遣

御史與官長隨宜賑恤

明帝泰和二年六月京師雨水遣殿中將軍簡行賜

卹

三年閏正月京師大雨雪遣使巡行賑賜各有差

後廢帝以泰豫元年四月卽位六月京師雨水詔賑

卹二縣貧民

元徽元年六月壽陽大水遣殿中將軍賑卹慰勞
三年三月以京師大水遣尚書郎官長簡行賑賜
四年正月躬耕籍田貸貧民種糧
南齊太祖建元二年二月遣大使巡慰淮肥徐豫邊
民尤貧遘難者刺史二千石量加賑卹
武帝以建元四年卽位三月庚辰詔曰比來未稔貧
窮不少京師二岸多有其弊遣中書舍人優量賑卹
四月癸未詔曰頃水雨頻降湖流薦滿二岸居民多
所淹浸遣中書舍人與兩縣官長優量賑卹

永明五年正月詔曰朕昧爽不顯思康民瘼雖年谷
亟登而饑饉代有今履端肇運陽和告始宜協時休
覃茲黎庶諸孤老貧病竝賜糧餼遣使親賑每存均
普

六月詔曰比霖雨過度水潦滂溢京師居民多罹其
災遣中書舍人二縣官長等隨宜賑賜
八年八月詔曰京師霖雨既過居民汎濫遣中書舍
人二縣官長賑卹

十月丁丑詔吳興水潦過度開所在倉賑賜
十年十月詔曰頃來霖雨樵糧稍貴京邑居民多罹

其弊遣中書舍人二縣官長賑賜

十一年六月壬午詔霖雨既過遣中書舍人二縣官長賑賜京邑居民

七年丁巳詔曰頃風水為災二岸居民多罹其患加以貧病六疾孤老稚弱彌足矜念遣中書舍人履行沾卹

明帝建武元年十一月詔省新林苑先是民地悉以還主原責本直

東昏侯永元三年六月京邑雨水遣中書舍人二縣官長賑賜有差

梁高祖天監元年九月丁亥詔曰芻牧必任雉文則雉兔有刑姜宣致貶藪澤山林毓材是出斤斧之用此屋所資而頃世相承竝加封國豈所謂與民同利惠茲黔首凡公家諸屯戍世見封煥者可悉開嘗禁

十六年正月南郊詔曰朕當展思治政道未明昧且劬勞亟移星紀今太皞御氣勾芒首節升中就陽裡敬克展務承天休布茲利澤尤貧之家勿收今年之調其無田業者所在量宜賦給若民有產子郎依格優蠲孤老鰥寡不能自存咸加賑卹

普通元年正月乙亥改元大赦詔曰鰥寡孤獨竝加賑卹

陳高祖永定三年閏四月庚寅詔曰開廩贍絕育民之大惠巡方卹患前王之令典朕當斯季俗膺此樂推君德未孚民瘼猶甚重茲多壘彌疚納隍良繇四聽弗遠千里勿應博施之仁何其有爽殘弊之軌致此未康吳州普州去歲蝗旱郢田雖祝鄭渠終涸室靡盈積之望家有填壑之嗟百姓不足兆民何賴近已遣中書舍人江德藻銜命東陽與令長二千石問民疾苦仍以入臺倉見米分恤雖德非旣飽庶微慰

阻饑

東魏孝靜天平元年十月遷都於鄴出粟一百三十萬以賑貧人是時六坊之眾從武帝而西者不能萬人餘皆北徙竝給葺廩春秋二時賜帛以供衣服之費

北齊神武為東魏大將軍天平三年四月乙酉并肆汾建晉東雍南汾秦陝九州霜旱人饑流散請所在開倉賑給

廢帝乾明元年四月詔河南定冀趙瀛南膠光青九州往因蟲水頗傷時稼遣分途贍卹

武成帝河清二年四月并汾景東雍南汾五州蟲旱
傷稼遣使賑卹

梁太祖開平四年十二月己巳詔曰滑宋輝亮等州
水澇敗傷人戶愁嘆朕爲民父母良用痛心其令本
州各等級賑貸所在長吏監臨周給務令存濟壬辰
賑貸東都畿內如宋滑制

仁愛

傳曰上思利民忠也書曰民罔彛懷懷于有仁是知
仁之爲德本乎惻隱恤患推恩齊衆誠在上者之所
急也故有軫其札瘥之殃救其凶荒之沴天窮是念

道殣斯掩弛悼耄之憲釋兵騶之後優蠲孕育疏弛
幽閔皆愛人之深旨爲邦之要道也至於禁燎原之
暴罷竭澤之取閉屠肆以順時訓逸鷲禽以育生物
斯又惠達於飛潛仁被於品物者矣蓋憫怛之愛好
生之德聖人之所先載籍之攸述可不務乎

宋文帝元嘉四年五月京師疾疫遣使存問給衣藥
死者若無家屬賜以棺器

二十一年正月大赦詔孤老六疾不能存者人賜穀五斛
二十四年六月京邑疫癘丙戌使郡縣及營署部司
普加履行給以醫藥

二十六年三月行幸丹徒詔遣使巡行百姓問所疾苦孤老鰥寡六疾不能自存者人賜穀五斛

孝武大明四年詔曰都邑節氣未調疾癘猶衆言念民瘼情有矜傷可遣使存問并給醫藥其死亡者隨宜賑卹

後廢帝元徽二年五月討平桂陽王休範詔建康秣陵二縣埋藏所殺賊屍

南齊太祖初爲齊公平袁燦等屯新亭中興堂教曰河南稱慈諒繇掩齒廣漢流仁實存殯朽近袁制茲營崇溝浚漸古墟曩燧時有煙移深松茂草或至列雉

臨軒動懷巡隍增愴宜竝爲收葬并設薄祀

建元元年六月乙亥詔曰宋末頻年戎寇兼災疾彫損或枯骸不收毀觀莫掩宜速宣下埋藏營恤若標題猶存姓字可識可卽運載致還本卿有司奏遣外監典事四人周行離門外三十五里爲限其餘班下州郡無棺器標題者所屬以臺錢供市

武帝永明二年八月甲子詔曰窆枯掩骸義重前誥卹老哀癯寔爲令典朕永思民瘼弗忘鑿窾聲惠未敷物多乖所京師二縣或有久墳毀廢可隨宜掩埋遺骸末攬竝加歛瘞病疾窮困不能自存者詳爲條

格竝加沾賚

四年閏正月辛丑籍田詔孤老窮貧賜穀十石

五年正月辛卯賜孤寡老疾各有差

六年八月詔吳興水潦被水之卿賑賜痼疾篤瘖口

二斛老口一斛小口五斛

十年正月詔賜孤老六疾人穀五斛

鬱林王卽位詔曰近北掠餘口悉充軍實刑故無小罔或攸赦撫孤興仁事深睿範宜從蕩宥許以自新可一同放遣還復民籍已賞賜者亦皆爲贖

明帝建武二年正月辛未詔京師二縣有毀發墳壠

宜脩埋

東昏侯永元九年七月丁亥京師大水死者衆詔賜死者棺器并賑卹

梁高祖初爲大司馬承制下令以朱雀之捷逆徒送死者特許家人殯葬若無親屬或有貧苦二縣長尉卽爲埋掩建康城內不達天命自取淪滅亦同此科天監元年四月丙寅卽位詔曰宋氏以來竝恣淫侈傾宮之富遂盈數千推箕五都愁窮四海竝嬰罹寃橫拘逼不一撫絃命管良家不被蠲織室繡房幽危猶見殺弊國傷和莫斯爲甚凡後宮樂府西廨暴室

諸如此例一皆放遣若衰老不能自存官給廩食
十一年正月壬辰詔曰夫刑法悼耄罪不收孥禮著
明文史彰前事蓋所以申其哀矜故罰有弗及近代
相因厥網彌峻髫年華髮同入坐讐雖懲惡勸善宜
窮其制而老幼流離良亦可愍自今逋讎之家及罪
應質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將送

四月戊午詔曰去載响山大殲醜類宜爲京觀用旌
武功但伐罪吊民皇王盛軌掩骼埋胔仁者用心可
下青州悉使藏殯

十二年二月丙寅詔曰掩骼埋胔義重周經樁槨有
加事羨漢策朕向隅載懷每勤造次收藏之命亟下
哀矜而寓縣遐深遵奉未洽豁然路隅徃徃而有言
愍沉枯彌勞傷惻可明示遠近各巡境界若委骼不
葬或蔭衣莫改卽就收斂量給棺具庶夜哭之魂斯
慰霑霜之骨有歸

十六年正月南郊詔民有產子依格優蠲孤老鰥寡
不能自存咸加賑卹

十七年八月詔以兵騶奴婢男年登六十六女年登
六十免爲平民

普通二年正月南郊詔曰春司御氣虔恭報祀陶匏

克誠蒼壁禮備恩隨乾覆布茲亭育凡民有單孤老
稚不能自存者郡縣咸加收養贍終衣食每令周足
以終其身又於京師置孤獨園孤獨有歸華髮不匱
若終年命厚加料理尤貧之家勿收租賦

四年正月詔經諸窮病咸加賑卹

大同七年十一月詔停在所役使女子丁

十年四月乙卯詔鰥寡孤獨尤貧者贍卹各有差

陳文帝天嘉元年正月大赦詔鰥寡孤獨不能自存
者賜穀人五斛

三年三月詔侯景以來遭亂移在建安晉安義安郡

並許還本土其被略爲奴婢者釋爲良民

宣帝大建五年四月癸亥詔北伐衆軍所殺齊兵並

令埋掩

東魏孝靜天平二年三月以旱故詔京邑及諸州郡

縣收瘞骸骨

二年五月賜瘵寡孤獨貧窮衣物各有差

四年六月詔尚書掩骸埋齒

北齊文宣帝天保七年五月以肉爲斷慈遂不復食
八年四月詔諸取蝦蟇蜺蛤之類悉令停斷唯聽捕
魚又詔公私鷹鷄俱亦禁絕

九年三月己丑詔限仲冬一月燎野不得他時行火損昆虫草木

廢帝乾明元年詔諸良口配没宮內及賜人者並免放

孝昭帝皇建元年八月乙酉詔宮奴婢年六十以上免為庶人

武成帝河清元年正月詔並斷屠殺以順春令後主天統四年十二月甲申詔掖廷晉陽中山宮人等及鄴下并州大清真宮官口二處其年六十以上及有病患者仰所司簡放

五年二月乙丑詔應宮刑者並免為官口又詔禁捕鷹鷄及畜養籠放之物

武平七年壬辰詔去秋已來水潦人饑不自立者在付大寺及諸富戶濟其性命

梁太祖開平元年九月辛丑西京大內放出兩宮內人及前朝宮人任其所適

十一月壬寅帝以征討未罷調補為先遂命盡赦逃亡背役髡黥之人各許歸鄉里

是髡黥也皆四方赤地擒俘蒸人為將中子弟遂黥之以記軍號與絕其逋逸逮于年月寢遠倦于征後或懷鄉土遂多奔叛所在開防察而執之皆謂之背軍復送本所無不誅者近年尤多此色洎潛竄之後鄉里不容乃皆結

黨群集山藪之間以求生因之為盜實州邑之大患
今乃許歸鄉里無問從來各得安便營生故寇藪之
徒十去八九焉斯亦甚開政化也

二年七月癸巳勅禁屠宰兩月

八月辛亥勅應有暴露骸骨各委差人埋瘞

乾化二年五月丁亥詔曰生育之人爰當暑月乳哺
之愛方及薰風儻肆意於割屠豈推恩於自養俾無
殄暴以助發生宜令兩京及諸州府夏季內禁斷屠
宰及採捕天民之窮諒田賦分國章所載亦務興仁
所在鰥寡孤獨廢疾不濟者委長吏量加賑卹史載
葬枯用彰軫惻禮稱掩骼將致和平應兵戈之地有

暴露骸骨委所在長吏差人專功收瘞國禱之文尚
標七祀良藥之郊亦載三醫用憐無告之人宜徵有
嘉之術凡有疫之處委長吏簡尋醫方於要路曉示
如有家無骨肉兼困窮不濟者即仰長吏差醫給藥
救療之

恤征役

周公東山之詩所以閔征役之勞也故曰說以使民
民忘其死其是之謂矣始於孫氏逮於朱梁屬正閏
之迭興實金革之靡息人嗟于役之苦戶掩其空之
詠繇是下寬大之詔敦休息之義惠澤洽於存沒仁

丹斤子凱 恤征役 卷之二十一

風動於邇遐斯所以得為國之體叶養民之道也
吳大帝黃武五年春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
夫婦不能相卹孤甚愍之今北虜縮竄方外無事其
下州郡有以寬息

景帝永安元年詔曰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為後
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
家事無經護者朕甚愍之有五人三人為後聽其父
子所欲留為留一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
宋高祖初為晉太尉凡南北征伐戰亡者並列上賻
贈尸喪未及遣主帥迎接到還本土

承初元年七月詔從征關雒隕身戰場幽沒不反者
贍賜其家

文帝元嘉四年二月行幸丹徒詔登城三戰及大將
家隨宜周卹

二十六年三月幸丹徒詔登城三戰及大將戰亡墮
沒之家老病單弱者並加贍卹

孝武帝以元嘉三十年五月卽位八月詔武皇帝舊
役軍身嘗在齋內人身猶存者並賜解戶又以新亭
戰亡者復同京城

大明三年八月詔曰近北討文武於軍亡沒或殞身

矢石或厲疾死亡並勤盡王事而歛槨卑薄可並更
賻給務令豐厚

明帝太始三年二月為戰亡將士舉哀

後廢帝即位初詔緣戍兵老疾者悉聽還

元徽二年五月討平桂陽王休範詔建康秣陵二縣
收諸軍死者

南齊太祖建元四年詔曰比歲申威西北義勇爭先
殞氣寇塲命盡王事戰亡獨復雖有尊典主者遵用
每傷簡簿建元以來戰亡賞蠲租市二十年雜役十
年其不得收屍王軍保押亦同此例

武帝時王奐為鎮北將軍雍州刺史帝以行北諸戍
士卒多襤縷送袴褶三千具令奐分賦之

明帝建武元年十一月詔細作中署材官軍府凡諸
工可借開番假遞令休息

三年詔去歲索虜寇邊緣邊諸州郡將士有臨陣及
疾病死亡者並送還本土

東昏侯即位初詔雍州將士與虜戰死者復除其差
永元元年太尉陳顯達救幽州敗績於馬圈詔為戰
亡將舉哀

梁高祖初為大司馬承制下令以義師臨陣致命及

病疾死亡者並加葬歛收卹遺孤

陳文帝天嘉四年詔贈討周迪將士死王事者

五年十二月曲赦建安晉安二郡討陳寶應將士死
王事者並給棺槨送還本鄉並復其家瘡痍未瘳者
給其醫藥

少帝光太二年正月庚子詔討華皎軍人死王事者
並給棺槨送還本鄉仍復其家

宣帝太建二年二月丙午詔曰自討周迪華皎以來
兵交之所有死亡者並令收歛并給棺槨送還本鄉
瘡痍未瘳者各給醫藥

七年六月丙戌為北討將士死王事者尅日舉

十年四月庚戌詔曰懋賞之言明於訓誥挾纊之美
著在撫巡近歲薄伐廓清淮泗摧鋒致果文武畢力
掃風沐雨寒暑亟離念功在茲無忘終食宜班榮貴
用讎厥力絳在軍者可並賜爵三級並加賚卹付選
卽便量處

北齊文宣帝天保二年九月壬申詔免諸伎作屯收
雜色役隸之徒為白戶

孝昭帝卽位詔軍人戰亡死王事者以時申闡當加
榮贈

梁太祖開平元年十二月辛亥詔曰滌寇未平王師在野攻戰之勢難緩於寇圍飛輓之勤實勞於人力永言綏未深用軫懷宜令長吏丁寧布告期以兵罷之日給復賦租於是戶人聞之皆忘其倦

二年三月幸澤州下詔以去年六月後昭義行營陣歿都將吏卒死於王事追念忠赤乃錄其名氏各下本軍令給養妻孥三年內官給糧賜

三年七月乙丑勅行宮將士陣歿者咸令所在給櫬積津置歸鄉里戰卒聞之悉感涕

八月辛亥制諸郡如有陣歿將士仰逐都安存家屬如有弟兄兒姪便給與衣糧充役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閩位部 一十五

建都 封建 勸政 誠勵

冊府元龜

閩位部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閏位部 一十五

建都 勤政 誠勵

建都

先王之制封畿建都邑必即土中而為民極自秦據
勢勝宅於咸雍河踐華遂吞六國蜀專西海之利
而啓國成都吳孫石頭之固而定居建業宋齊四代

丕承晉緒南面君民載祀三百東魏遷鄴高齊是繼
朱梁革命浚郊攸宅皆辨方正位經營卜策作都制
畿保姓傳祚至若孫氏之始肇基於武昌梁德之季
改卜於荆渚亦著於篇云

秦始皇帝初為秦王都咸陽今京兆府是秦自孝公
作為咸陽築冀闕事具

列國君部
建國門

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

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於宮室作之咸陽

北阪上在長安西北漢
武時別名渭城南臨渭自雍門在高
陵縣以東至

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

人之

二十七年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

自極廟道通鄠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築垣墻
如街巷自成

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馳道天子道也若今
之中道然漢書賈山

傳曰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
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

隱以金椎
樹以青松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地理志五原
郡有九原縣抵雲陽徐廣曰
表云道

九原通
甘泉塹山堙谷直通之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

之宮庭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

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

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作阿房宮或作酈山發北山石棹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闕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酈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

二世元年十二月就阿房宮

蜀先主以漢獻帝建安十九年降劉璋於成都
益州牧二十六年卽皇帝位都成都先是諸葛亮謂先主曰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將軍旣帝室之胄若跨有荆益保其崑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雒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先主從之
吳大帝以後漢獻帝建安六年爲會稽太守屯吳使

丞相之郡十六年徙治秣陵初張紘謂帝曰秣陵楚
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訪問故老云
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
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具有
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為都邑帝善其議未能從也
後劉備之東宿為秣陵周觀地形亦勸都之帝曰智
者意同遂都焉

十七年城石頭改秣陵為建業

魏文帝黃初二年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
雒尋陽陽新柴桑汝羨六縣為武昌郡八月城武昌

黃武二年正月城江夏山

黃龍元年九月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館

赤烏八年遣較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
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

十年三月改作太初宮諸將及州郡皆義作

後主甘露元年九月從西陵都步闡表徙都武昌御
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

寶鼎元年十二月還都建業衛將軍滕收留鎮武昌
二年六月起顯明宮十二月移居之

宋高祖受晉禪都建業

文帝元嘉二十年正月於臺城東西作萬春千秋二門

二十五年四月乙巳新作閭闔廣莫二門改先廣莫門曰承明開陽門曰津陽

孝武帝孝建元年正月起正光殿

大明三年以揚州所統六郡為王畿以東揚州為揚州

四年四月以南琅邪隸王畿

五年初立馳道自閭闔至於朱雀門又自承明門至於玄武湖

六年新作大航門

前廢帝景和元年以石頭城為長樂宮東府城為未央宮

又以南宮為揚州以北邸為建章宮南第為長揚宮

又以王畿諸郡為揚州以揚州為東揚州

南齊太祖受宋禪都於建業建元二年五月立六門

都牆宋世外六門設竹籬帝即位有發白虎樽者言白門三重開竹籬穿不完帝感其言故立都牆

王儉諫之帝曰吾欲令後世無以加也

梁高祖受齊禪都建業

天監六年九月改闕武堂為德陽堂聽訟堂為儀賢

堂

七年正月作神龍仁獸闕於端門大司馬門外
二月新作國門於越城南

九年正月新作綠淮塘北岸起石頭迄東沿南岸起
後渚籬門迄三橋

十年作宮城門三重樓及開二道

十二年二月辛巳新作太極殿改爲十二間三月庚
子太極殿成

元帝爲荊州刺史太清三年侯景陷建業承聖元年
十一月卽位於荊州

二年八月詔曰夫爰始居亳不廢先王之都受命於

周無改舊邦之頌頃戎旃旣息關柝無警去魯興歌
有感宵分過沛殞滄寶勞夢寐仍以瀟湘作梗庸可
阻兵命將授律指期尅定令人表又清四郊無壘
從青蓋之典言歸白水之鄉江湘委輸方船運舳舻
峽舟艦精甲百萬先次建業行實京師然後六軍遣
征九旂揚旆拜謁營陵脩復宗社至者詳依舊典以
時宣勒初帝以建業凋殘方須修葺江陵殿盛便欲
安之又其故府臣僚皆楚人也並願卽都荆郢嘗召
羣臣議之領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尙書宗慄太府卿
黃羅漢御史中丞劉毅等曰建業雖是舊都王氣已

盡且與北寇隣接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矣臣等又嘗聞之荆南之地有天子氣今陛下龍飛纂業其應斯乎天時人事徵祥如此臣等所見遷徙非宜元帝深以爲然時左僕射王褒尙書周弘正咸侍坐乃顧謂褒等曰卿意以爲何如褒性謹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當時唯唯而已後因清閑密諫言辭甚切元帝頗納之然其意好荆楚已從僧祐等策明日乃於衆中謂褒曰卿昨日勸還建業不爲無理褒以宣室之言豈宜顯之於衆知其計之不用也於是不復言

敬帝太平元年十一月起雲龍神獸門

後梁宣帝初爲南雍州刺史稱藩於後魏時周太祖爲丞相命帝爲梁王帝乃於襄陽置百官承制封拜太祖令柱國于謹伐江陵帝以兵會之及江陵平太祖立帝爲梁王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歸於魏帝乃稱皇帝於其國其慶賞刑政官方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則稱臣奉西魏正朔陳高祖受梁禪都建業

永定二年七月起太極殿初侯景之平也火焚太極殿承聖中議欲營之獨闕一柱至是有樟木大十八

圍長四丈五尺流洎陶家後主監軍鄒子度以聞詔
中書令沈衆兼起部尚書少府卿蔡儔兼將作大匠
起太極殿

文帝天嘉五年九月城西城

六年九月新作大航

宣帝太建四年十二月丁卯詔曰梁氏之季兵火薦
臻承華焚蕩頓無遺構寶命惟新將迄二紀類事戎
旅未遑脩繕今工役差閑椽楹有擬來歲開肇創築
東宮可權置起部尚書將作大匠用王監作
七年六月己酉改作雲龍神虎門

九年十二月戊申東宮成皇太子移於新宮
後主末年起齊雲宮國人歌曰齊雲宮觀來無際
東魏孝靜帝天平元年十月卽位於維城之東是月
車駕北遷於鄴詔齊獻武王高歡留後部分攻司州
爲維州以尚書令元弼爲儀同三司維州刺史鍾維
陽十一月車駕至鄴居北城相州之廨改相州刺史
爲司州牧魏郡太守爲魏尹徙鄴舊徑百里以居新
遷人分鄴置臨漳縣以魏郡林慮廣平陽丘汲邵黎
陽東濮陽清河廣宗等郡爲皇畿起部郎中辛術奏
曰今皇居徙御百度創始營構一興必宜中制上則

憲章前代下則模寫雒京今鄴都雖舊基址毀滅又圖記參差事宜審定臣雖膺職司學不稽古國家大事非敢專之通直散騎嘗侍李業與碩學通儒博聞多識萬門千戶所宜放詢今求就之披圖按記考定是非參古雜今折中為制召畫工并所須調度具造新圖申奏取定庶經始之日執事無疑詔從之
二年八月發衆七萬六千人營新宮
興和元年九月發畿內十萬人城鄴四十日方罷
北齊文宣帝受東魏禪都鄴
天保二年改顯陽殿為昭陽殿起宣光建始嘉福仁

壽諸殿又脩廣三臺宮殿

七年詔造金華殿時高隆之為尚書右僕射領營構大將軍京邑制造莫不繇之增築南城周回二十五里以漳水近於帝城起長堤以防汎溢之患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水治碾磴並有利於時
九年八月發丁匠三十餘萬營三臺於鄴下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游豫園至是三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獸曰聖應水井曰崇光
後主天統三年十二月起晉陽大明殿
武平二年七月詔營邯鄲宮

梁太祖開平元年四月受唐禪都汴詔曰古者興王之地受命之邦集大勳有異庶方霑慶澤所宜加等故豐沛者起祚之美襄鄧有建都之榮用壯洪基且旌故里爰遵令典先示殊恩宜升汴州為開封府建名東都其東都改為西都仍廢京兆府為雍州刺史佐國軍節度使是月制宮殿門及都門各額正殿為崇元殿東殿為玄德殿內殿為金祥殿萬歲堂為萬歲殿門如殿名大內正門為元化門皇城南門為建國門滴漏門為啓運門下馬門為升龍門玄德殿前門為崇明門正殿東門為金烏門西門為玉兔門正

衙東門為崇禮門東偏門為銀臺門宴堂門為德陽門天王門為賓天門皇城東門為寬仁門浚儀門為厚載門皇城西門為神獸門望京門為金鳳門宋門為觀化門尉氏門為高明門鄭門為開明門梁門為乾象門酸棗門為興和門封丘門為含耀門曹門為建陽門昇開封浚儀為赤縣尉氏封丘雍丘陳留為畿縣

五月改文思院為乾文院同和院改為佐鸞院以西都水北宅為大昌宮

六月以西都徽安門北路逼近大內官垣兼非民便

金移自榆林直趣端門之南

二年七月甲午以高明門外繁臺為講武臺是臺西漢梁孝王之時嘗按歌閱樂於此當時因名曰吹臺其後有繁氏居於其側里人乃以姓呼之時代綿寢雖官吏亦從俗焉帝每登眺蒐乘訓戎宰臣以是事奏而名之

三年正月改西京貞觀殿為文明殿合元殿為朝元殿

二月改思政殿為金鑾殿彰東都曰自昇州作府建邑為都未廣邦畿頗虧國體其以涓州酸棗縣長垣

縣鄭州中牟縣陽武縣宋州襄邑縣曹州戴

州扶溝鄆陵縣陳州太康縣等九縣宜並割屬開

府仍昇為畿縣

七月改章善門為左右銀臺門其左右銀臺門却改為左右興善門

十一月勅改乾文院為文思院行從殿為興宅殿毬場為安毬場又改弓箭庫殿為宣武殿

封建

草昧建侯義易之教顯武成分土周書之制存皆所以懋德疇庸藩屏王室自運衰典午祚啓餘分何嘗

不錫壤開封報功懷遠梁承唐弊方夏不寔息極於
哲河寵踰於賜履務豐姑息之意非復選建之規名
器假人於斯為甚五等之爵蓋其嘗制繇是器而勿
論一字之封茲為殊典聊用存而垂誠

宋順帝昇平二年立故武昌太守劉琨息頊為南豐
縣王

梁高祖普通六年正月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
來降授司空封始安郡王二月改封宋王時魏守正
鄉元樹以爾朱榮亂歸國封為鄴王

太清元年魏大將軍侯景降請元氏戚屬願奉為王

詔封元貞為咸陽王以天子禮遣還北景敗而反

東魏孝清帝武定七年正月梁北除州刺史蕭正表

以鎮內附封蘭陵郡公吳郡王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即位詔封功臣高隆之為平

原王庫狄干為章武王斛律金為咸陽王賀拔仁為

安定王韓軌為安德王爾朱渾道元為扶風王彭樂

為陳留王司空公潘相樂為東平王

五年八月武衛將軍長樂郡公段韶降梁將東方白

額執而斬之并其諸弟等傳首京師江淮帖然民皆

安輯帝嘉其功詔賞吳口七十人封平原郡王

七年正月封司空侯莫陳相為白水郡王
十年正月太尉長樂郡公尉祭肆州刺史濮陽公婁
仲遠並進爵為王

孝昭帝皇建元年封瀛州刺史婁獻為安東王
武成帝封婁定遠為臨淮郡王

後主天統五年四月封開府城陽郡公慕容儼為義
安王

武平二年九月左丞相平原王段韶病篤詔封其子
深濟北王以慰其意

梁太祖開平元年四月卽位制武安軍節度使馬殷

封楚王

五月進封河南尹兼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為魏王兩

浙節度使錢鏐進封吳越王

二年五月封義昌軍節度使劉守文加中書令封大

彭王盧龍軍節度使劉守光封河澗郡王許州節度

使馮行襲封長樂王

三年三月進封朔方節度使穎川郡公歸遜為穎川

郡王

四月制易定節度使王處直進封北平王福建節度

使王審知封閩王廣州節度使劉隱封南平王同州

節度使劉知俊封大彭郡王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封弘農郡王

七月進封幽州節度使河澗郡王劉守光為燕王

乾化元年五月制封延州節度使高萬興為渤海郡

王

七年封保義節度使王壇為琅邪郡王

末帝以乾化三年二月即位尋以太子太師致仕葛

從周為潞州節度使封陳留郡王

三月制進封天雄軍節度使弘農郡王楊師厚為鄴

王夏州節度使李仁福封隴西郡王

貞明元年二月進封延州節度使渤海郡王高萬興
為渤海王六年四月進封延安王

勤政

夫君人者惟政是務為政者惟勤是治故傳曰文王
猶勤况寡德乎若乃據有疆宇抗行正統苟或逸豫
靡戒憂勞是忘既法制之罔脩豈民心之可固則有
鷄鳴廢寢日昃視朝量書有程投籤自警雖簿領之
細躬加受奏獄訟之繁親為臨決勞精靡倦總攬不
遺故得下情上通庶事無壅保安之道諒在茲乎垂
諸信書煥然可則

秦始皇在位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帝至以衡石量書石一百二十斤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

吳大帝親斷諸縣倉庫及囚繫長丞皆見呂岱守吳丞處法應問甚稱帝意召署錄事

宋高祖永初元年十二月崩車駕臨延賢堂聽訟

二年四月又於華林園聽訟

五月己酉甲戌又幸華林園聽訟

六月壬寅又於華林園聽訟

八月壬辰又於華林園聽訟

十月癸卯於延賢堂聽訟

文帝元嘉三年五月丙午臨延賢堂聽訟

六月丙寅又於延賢堂聽訟丙子又聽訟

五年十月甲辰於延賢堂聽訟

八年三月甲申於延賢堂聽訟

孝武以元嘉三十年四月卽位冬十月癸未車駕於

闕武堂聽訟

孝建三年二月始制朔望臨西堂接群下受奏事

六月於華林園聽訟

大明元年五月癸酉於華林園聽訟自是非巡符軍

役則車駕歲三臨訊

八月壬寅於華林園聽訟

十月庚申詔曰旒纁之道有孚於結繩日昃之勤已切於姬始况世弊教殘歲月澆季朕雖戮力寓內未明求衣而識狹前王務廣昔代永言菲德其愧良深朝咨野怨自達者寡惠民利公所昧實衆自今百辟庶尹下民賤隸有懷誠抱志擁鬱衡間失理負謗未聞朝聽者皆聽躬自申奏小大以聞朕因聽政之日親對覽焉

十二月戊戌於華林園聽訟

二年三月丁卯於華林園聽訟

九月癸卯於華林園聽訟

閏十二月庚申於華林園聽訟

三年四月癸卯於華林園聽訟

九月乙巳詔曰自今囚至辭具并卽以聞朕當悉詳斷庶無留獄

十二月戊午於華林園聽訟

四年五月庚辰於華林園聽訟

九月甲申於華林園聽訟

十二月乙未於華林園聽訟

五年五月丙辰幸闕武堂聽訟

七年二月幸南豫州帝於行所訊溧陽永世丹陽縣囚

八月幸建康秣陵縣詳獄囚

九月車駕幸廷尉訊獄囚

十月行幸江寧縣訊獄囚

十一月車駕習水軍於梁山原放行獄徒繫

明帝泰始五年三月丙寅幸中堂聽訟

六年十月己酉幸東堂聽訟

後廢帝元徽三年四月丙戌車駕幸中堂聽訟

南齊太祖建元二年十二月乙巳車駕幸中堂聽訟

武帝永明二年六月癸卯車駕幸中堂聽訟

三年七月詔丹陽所領及餘二百里內見囚同集京

師自此以外委州郡決斷

八月乙未車駕幸中堂聽訟

明帝建武二年四月己亥詔三百里內獄訟同集京

師尅日聽覽

梁高祖微時知民疾苦逮踐皇極躬覽庶事日昃聽

政求民之瘼乃命輜軒以省方俗置肺石以達窮民

務加隱恤舒其急病每至冬月四更竟即張燭看事

執筆觸寒手為皸裂紉姦摘伏洞盡物情嘗有懷哀

矜泣涕然後可奏日止一食膳無鮮腍唯豆羹糲糲
陳高祖以永定元年十月卽位其月戊寅輿駕幸華
林園親覽詞訟臨赦囚徒

二年三月乙卯帝幸後堂聽訟

三年六月癸卯帝疾小瘳臨訊獄訟

陳文帝天嘉元年八月癸未臨景陽殿聽訟帝每有
王者奏決妙識真偽一夜內刺闈取外事分判者前
後相續每鷄人伺漏傳更籤於殿中及刺送者必投
籤於階石上令鎗然其聲云吾雖暝亦令人驚覺也
東魏孝靜帝天平四年六月己巳幸華林園理訟

元象元年六月壬辰帝幸華林園聽訟

武定元年三月帝親聽訟

北齊文宣天保六年三月戊戌臨昭陽殿聽獄決訟
七年二月辛未詔嘗山王演等於涼風殿讀尚書奏
按論定得失帝親決之

廢帝乾明元年正月甲辰幸華林園親錄囚徒死罪
以下降免各有差

誠勵

伊訓曰傲于有位洪範云是懿是訓自昔哲王曷嘗
不誠勵厥俗俾克繇禮敷言庶列罔或曠官藹然令

冊府元龜 誠勵 卷之二百九十六
猷布於簡冊自漢鼎既輕幅員分裂英雄崛起各據
勢勝庇民主祀率先風教若夫繼體承業貞邦作翰
葛藟固本閨門篤愛是必勗以道義責成寄任室其
嗜好禁其驕縱至有肅奉軍志力扶義舉專宰牧之
任叅刑法之重分職聯事交脩庶務莫不順考古訓
申明誠誥以至臨遣諭旨督誨切至蓋御下之明畧
垂世之隆範也

蜀先主遺詔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
不為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
記閑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

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

聞達

後主時來敏為輔軍將軍坐事去職後為大長秋又
免後累遷光祿大夫復坐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語
言不節舉動違嘗也後以敏為執慎將軍欲令以官
重事自警戒也

吳大帝謂呂蒙及蔣欽曰卿今當塗掌事宜學問以
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嘗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帝曰
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
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

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每以爲太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爲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戈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勗耶蒙始就學篤志不倦經其所覽舊儒不勝後魯肅上代周瑜過蒙言議嘗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畧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便刮目相待大兄今論何一稱穰侯乎况今代公瑾旣難爲繼且與關羽爲隣斯人長而好

學讀左傳畧皆上口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
人今與爲對當有單複以卿待之密爲肅陳三策肅故受之秘而不宣帝嘗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蔣欽蓋不可及也富貴榮顯更能折節好學耽悅書傳輕財尚義所行可述並作國士不亦休乎帝嘗下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不疑漢之名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可以已况今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脫不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尚謙約不從兵甚非備慮愛身之謂夫保身遺名以安君親孰與危辱

宜深警戒務崇其大副孤意焉

建昌侯慮有才名時丞相顧雍等請開府假節大帝乃詔曰朝運擾亂凶邪肆虐威罰有序干戈不戢以慮氣志休懿武畧夙昭必能爲國佐定大業故授以上將之位顯以殊特之榮寵以兵馬之勢委以偏方之任外欲威振敵虜厭難萬里內欲鎮撫遠近慰恤將士誠慮建功立事竭命之秋也慮其內脩文德外經武訓持盈若冲則滿而不溢敬慎乃心無泰所受宋高祖欲時有納布衫襖等衣皆是放皇后手自作高祖旣貴以此衣付長女會稽公主曰後世若痛驕

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永初末高祖疾甚召太子戒之又爲手詔曰朝廷不須復有別府宰相帶揚州可置甲士千人若大臣中任要宜有爪牙以備不祥人者可以臺見隊給之有征討悉配以臺見軍隊行還復舊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須臨朝仗旣不入臺殿門要重人可許給班劍

文帝時劉道濟爲振武將軍益州刺史長史費謙別駕張熙叅軍楊德年等並聚歛興利而道濟委任之傷政害民民皆怨毒帝聞之與道濟詔戒之曰聞卿在任未盡清省又頗殖貨若萬一有此必宜改之比

傳人情不甚緝諧當以法御下深思自警以副本望
衡山王義季爲荊州刺史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
後爲長夜之飲畧少醒曰文帝累加詰責義季引愆
陳謝帝詔報之曰誰能無過改之爲貴耳此非唯傷
事業亦有損性命世中比比皆汝所諧近長沙兄弟
皆緣此致物故將軍蘇微耽酒成疾旦夕待盡吾誠
禁斷并藥膳至今依然此自是可節之物但嗜者不
能立志裁割耳晉元帝仁主尚能感王導之諫終身
不復飲酒汝既有美尚加以吾意殷勤何至不能慨
然深自勉勵乃復嚴相割截生諸紛紜然後少止者

幸可不至此一門無此酣酒汝於何得之臨書勸
義季雖奉此旨酣縱如初遂以成疾帝又詔之曰汝
飲積食少而素羸多風嘗慮至此今果委頓縱不能
以家國爲懷近不復顧性命之重可歎可恨豈復一
條本望能以禮自厲未欲相苦耳今遣孫遵裔就楊
佛寺令辰夕視汝并進止湯食可開懷虛受慎勿隱
避吾飽嘗見人斷酒無他嫌汲蓋是當時其嗜罔已
之意耳今者憂怛正在性命未暇及美業復何爲令
吾煎毒至此耶義季終不改以至於終
江夏王義恭雖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旣出鎮江陵

文帝戒之曰汝弱冠便親方任天下艱難國家事重
 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
 尋王業大懼負荷今既分張言集無日寧繇復得動
 相規誨宜深自砥礪思而後行開布誠心厝懷平當
 親禮國士交接佳流識別賢愚鑒察邪正然後能盡
 君子之心收小人之力汝神意爽悟有日新之美而
 進德脩業未有可稱吾所以恨之而不能已也者也
 汝性褊急袁太妃亦說如此性之所滯其欲必行意
 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應慨然立志念自裁
 抑何至丈夫方欲贊世成名而無斷者哉今粗疏十

數事汝別時可省之遠大者豈可具言細碎復非
 可盡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哲所去豁達
 大度漢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漢書稱衛青將
 軍過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於矯性齊美
 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
 日嗣子幼蒙司徒便當周公之事臣欽若曰司徒即
 義恭兄弟彭城王
 也義康汝不可不盡祗順理苟有所懷自密書陳若形
 迹之間深宜慎護至於爾時安危天下決汝二人耳
 勿忘吾言今既進袁太妃供給計足充諸用此外一
 不須復有求取近亦具此意唯脫應大餉致而當時

遇有所乏汝自可少多供奉耳汝一月日自用不可
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殷曠嘗宜早起接對
賓侶勿使留滯判急務訖然後可入問訊既觀顏色
審起居便應卽出不須久停以廢庶事也下日及夜
自有餘閑府舍任止園池臺觀畧所諸寃計當無須
改作司徒亦云爾若脫於左右之宜須小小回易當
以始至一治爲限不須紛紜日求新異凡訊獄多決
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爲難汝復不習殊當有次第訊
前一二日取訊簿密與劉湛輩共詳大不同也至訊
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

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萬一
必有大却非唯訊獄君子用心自不應爾刑獄不可
擁滯一月可再訊凡事皆應慎密亦宜豫勅左右人
有至誠所陳不可漏泄以負忠信之款也古人言君
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或相讒搆勿輕信受每
有此事當善察之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
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
以爲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
達事耳聲樂嬉游不宜令過蒲酒漁獵一切勿爲供
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與長汝嬪侍左右

已有數人既始至西未可忿忿復有所納又戒之曰
宜數引見佐史非唯臣主自應相見不數則彼我不
親不親則無因得盡人人不盡復何繇知其衆事廣
引視聽既益開博於言事者又差有地也乃以劉湛
爲撫軍長史行府州事義恭性甚狷隘年又漸長欲
專政事每爲湛所裁王佐之間嫌隙遂構文帝聞之
密遣使詰讓義恭并使深加諧緝義恭具陳湛無居
下之禮又自以年長未得行意雖奉詔旨頗有怨言
上友于素篤欲加酬順乃詔之曰事至於此甚爲可
歎當今之才委授已爾宜盡相彌縫取其可取棄其

可棄汝疏云泯然無際如此甚佳彼猜不可令
覺也汝年已長漸更事物且羣情矚望不以幼昧相
期何繇故如十歲時動止諮問但當今所專必是小
事耳亦恐量此輕重未必是得彼之疑怨兼或繇此
耶

南郡王義宣當爲荊州文帝以其人才素短不堪居
上流而會稽公主每以爲言帝遲回久之元嘉三十
一年乃以義宣都督荆雍益梁寧北秦等州諸軍事
車騎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嘗侍如故先賜中詔曰師
護以在酉久比表求還出內左右自是經國嘗理亦

何必其應於一往今欲聽許以汝代之師護雖無殊績繁已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羣下此信未湯非唯聲著西土朝野以爲美談在彼已有次第爲士庶所安論者乃謂未議遣之今之迴換更在欲爲汝耳汝與師護年時一輩各有其美萬物之議亦互有少劣若今何事耽一臧之者旣於西夏交有巨擬遷代之議必歸責於吾矣復當爲師護怨非但一請而已也如此則公私俱損爲不可不先共善詳此事亦易勉耳無爲使人動生評論也師護義季小字也義宣至鎮勤自課厲政事脩理

孝武帝時太子子業幼而狃急在東宮每爲出所責帝乃巡子業啓叅承起居書迹不謹帝詰讓之子業啓事陳謝帝又答曰書不長進此是一條耳問汝素都懈怠徇戾日甚何以頑固乃爾邪

張永爲廷尉孝武謂之曰卿旣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須無冤民

明帝時永嘉王子仁爲湘州刺史帝遣主書趙扶公宣旨於子仁曰汝一家門戶不建幾覆社稷天未亡宋景命集我上流迷愚相扇四海同惡若非我修德御天下三祖基業一朝墜地汝輩便應淪於異族之

于我昔兄弟近二十人零落相繼存者無幾唯司徒
 年長今德作輔皇家臣欽若等曰司徒即明門戶所
 憑唯我與司徒二人而已尙未能厭百姓姦心餘諸
 王亦未堪贊治我唯有太子一人司徒世子年又幼
 弱桂陽巴陵並未有繼體正賴汝輩兄弟相倚為強
 庶使天下不敢闖覘王室汝輩始十餘歲豈知俛仰
 當今諸舍細弱殆不免人輕凌若非我為王劉氏不
 辨今日汝諸兄弟冲眇為羣凶所逼我遂與百姓還
 圖骨肉於汝在心不能無愧即日四海就寧恩化方
 始方今處汝湘洲汝年漸長足知善惡當每恩刻厲

奉朝廷為心爵秩自然與年俱進我聖猶子之情若
 於萬物汝亦當知好憶我勅旨

南齊太祖時淮北四州起義帝使輔國將軍周山圖
 自淮入清倍道應赴勅山圖曰卿當盡相師馭理每
 存全重天下事唯同心力山岳可摧然用兵當使背
 後無憂慮若後冷然無橫來處閉目痛打無不摧碎
 吾正應鑄金待卿成勳耳若不藉此平四州非丈夫
 也努力自運勿令他人得上功會義衆已為虜所沒
 山圖拔三百家還淮陰及武皇帝踐阼轉黃門郎領
 羽林四廂直衛山圖於新林立墅舍晨夜往還帝謂

之曰卿罷萬人都督而卿行郊外自今往墅可以伏
身自隨以備不虛

武帝時晉安王子懋爲征北將軍雍州刺史帝勅以
邊畧曰吾比連得諸處啓所說不異及必無敢送死
理然爲其備不可暫懈今秋犬羊皆越逸者其亡滅
之徵吾今亦密行募集須有分明旨的便當處分今
普勅鎮守並部民丁有事即便應接運已勅更遣想
行有至者汝共諸人量覓可使數人往南陽舞陰諸
要處叅覘糧食最爲根本更不要人徒嘗行視驛亭
馬不可有廢闕并約語彼諸州當其界皆爾不如法

卽問事又曰吾勅荆郢二鎮各作五千人陣本擬應
接彼耳賊若送死者即便呼取之已勅子真魚繼宗
殷公愨至鎮可以公愨爲城主三千人配之便是汝
可好以階級在意勿得人求或超三五階級文章詩
筆乃是佳事然世務彌爲根本可嘗憶之汝所啓仗
此悉是吾左右御仗也云何得用之品格不可乖吾
自當優量覓送

梁高祖時劉孝綽爲太子舍人俄以本官兼尚書水
部郎奉啓陳謝手勅荅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宜
稍習頃之卽真

蕭子恪爲司徒左長史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高祖在文德殿引見之從容謂曰我與卿兄弟有言天下之寶本是公器非可力得苟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不能如何所以班彪王命論云所求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卿不應不讀此書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鴆毒所遺唯景和其餘朝臣之申申或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然而被疑或不知有天命而不疑者于時雖疑卿祖而不能如何是疑而不得又有不疑者如宋明帝本爲庸嘗被免豈疑而得全又復我于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慮

存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得賊於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得誰謂不可我正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所以國祚例不靈長所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我與卿之兄弟雖復絕服二世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不周旋者何況五服之屬邪我與卿兄弟便是情同一家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我有今日非是本意所求且建武屠滅卿門致卿兄弟塗炭

我起義兵非唯自雪門耻亦是爲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其雖欲不已亦是師出無名我今爲卿報仇且時代革異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且藉喪亂代明帝家天下耳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何況子輿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向孝武特事彼若苟有天命非我能殺若其無運何急行此正足示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帝孫陳思之子事晉武能爲晉室忠臣此卽卿事例卿是宗室情義異他亦坦然

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又文獻王時內齊直帳闔人趙叔祖天監初入於臺齊帥在壽光省高祖呼叔祖曰我本識汝在北第以汝舊人故每驅使汝比見北第諸郎不叔祖奉答云比多在直出外甚踈假使鬻出亦不能得往高祖曰若見北第諸郎道我此意我今日雖是革命情同一家但今盤石未立所以得用諸郎者非唯在我未宜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枕後自當見我心叔祖卽出外且宣勅語子恪尋出爲永嘉太守

陳後主至德二年十月詔曰在事百官辨斷庶務必

取平允無得挾公害民爲已聲績妨紊政道

北齊文襄爲東魏丞相時劉備爲睢州刺史文襄降書褒獎云以卿家世忠純奕代冠冕賢弟賢子並與吾共事懷抱相託亦有依然宜勗心力以副所委莫慮不富貴

文宣帝時清河王岳子勵除青州刺史帝戒之曰叔父前收青州甚有遺惠故遣汝慰彼黎庶宜好用心無墜聲績勵流涕曰臣以蒙幼濫叨拔擢雖竭庸短懼忝先政帝曰汝旣能有此言吾不慮也

梁太祖乾化二年五月詔曰共理庶民是資牧宰克

勸厥職必選端良償狗私以滅公則興災而歛怨豈遵條教實蠹風猷其所在長吏不得因緣差役分外誅求律令所施典刑具在寧容殘忍合務哀矜宜令所在長吏不得淫刑酷法須臻有道免致無辜

